明史/卷2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列傳第一百十三 張瀚 王國光 等 ◄

明史
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十四

► 列傳第一百十五 龐尚鵬 宋儀望 等 →

海瑞附:何以尚 丘橓 呂坤 郭正域

海瑞

海瑞，字汝賢，瓊山人。舉鄉試。入都，即伏闕上《平黎策》，欲開道置縣，以靖鄉土。識者壯之。署南平教諭。御史詣學宮，屬吏鹹伏謁，瑞獨長揖，曰：「台謁當以屬禮，此堂，師長教士地，不當屈。」遷淳安知縣。布袍脫粟，令老僕藝蔬自給。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：「昨聞海令為母壽，市肉二斤矣。」宗憲子過淳安，怒驛吏，倒懸之。瑞曰：「曩胡公按部，令所過毋供張。今其行裝盛，必非胡公子。」發篋金數千，納之庫，馳告宗憲，宗憲無以罪。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，供具甚薄，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。懋卿恚甚。然素聞瑞名，為斂威去，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。與瑕，尚書韜子，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。時瑞已擢嘉興通判，坐謫興國州判官。久之，陸光祖為文選，擢瑞戶部主事。

時世宗享國日久，不親朝，深居西苑，專意齋醮。督撫大吏爭上符瑞，禮官輒表賀。廷臣自楊最、楊爵得罪後，無敢言時政者。四十五年二月，瑞獨上疏曰：

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，其任至重。欲稱其任，亦惟以責寄臣工，使盡言而已。臣請披瀝肝膽，為陛下陳之。

昔漢文帝賢主也，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。非苛責也，以文帝性仁而近柔，雖有及民之美，將不免於怠廢，此誼所大慮也。陛下天資英斷，過漢文遠甚。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，節用愛人，使天下貫朽粟陳，幾致刑措。陛下則銳精未久，妄念牽之而去，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。至謂遐舉可得，一意修真，竭民脂膏，濫興土木，二十餘年不視朝，法紀弛矣。數年推廣事例，名器濫矣。二王不相見，人以為薄于父子。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，人以為薄於君臣。樂西苑而不返，人以為薄于夫婦。吏貪官橫，民不聊生，水旱無時，盜賊滋熾。陛下試思今日天下，為何如乎？

邇者嚴嵩罷相，世蕃極刑，一時差快人意。然嵩罷之後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，世非甚清明也，不及漢文帝遠甚。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。古者人君有過，賴臣工匡弼。今乃修齋建醮，相率進香，仙桃天藥，同辭表賀。建宮築室，則將作竭力經營；購香市寶，則度支差求四出。陛下誤舉之，而諸臣誤順之，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，諛之甚也。然愧心餒氣，退有後言，欺君之罪何如！

夫天下者，陛下之家，人未有不顧其家者，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。一意修真，是陛下之心惑。過於苛斷，是陛下之情偏。而謂陛下不顧其家，人情乎？諸臣徇私廢公，得一官多以欺敗，多以不事事敗，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。其不然者，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，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，是以拒諫。執一二之不當，疑千百之皆然，陷陛下于過舉，而恬不知怪，諸臣之罪大矣。《記》曰「上人疑則百姓惑，下難知則君長勞」，此之謂也。

且陛下之誤多矣，其大端在於齋醮。齋醮所以求長生也。自古聖賢垂訓，修身立命曰「順受其正」矣，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聖之盛也，未能久世，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、唐、宋至今存者。陛下受術于陶仲文，以師稱之。仲文則既死矣，彼不長生，而陛下何獨求之？至於仙桃天藥，怪妄尤甚。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，孫奭曰：「天何言哉？豈有書也！」桃必采而後得，藥必制而後成。今無故獲此二物，是有足而行耶？曰天賜者，有手執而付之耶？此左右奸人，造為妄誕以欺陛下，而陛下誤信之，以為實然，過矣。

陛下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，則分理有人，天下無不可治，而修真為無害已乎？太甲曰：「有言逆於汝心，必求諸道；有言遜於汝志，必求諸非道。」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，此陛下之計左也。既觀嚴嵩，有一不順陛下者乎？昔為同心，今為戮首矣。梁材守道守官，陛下以為逆者也，歷任有聲，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。然諸臣寧為嵩之順，不

為材之逆，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，而潛為趨避乎？即陛下亦何利於是。

陛下誠知齋齋無益，一旦翻然悔悟，日禦正朝，與宰相、侍從、言官講求天下利害，洗數十年之積誤，置身於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間，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，置其身於皋、夔、伊、傅之列，天下何憂不治，萬事何憂不理。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。釋此不為，而切切於輕舉度世，敝精勞神，以求之於系風捕影、茫然不可知之域，臣見勞苦終身，而終於無所成也。今大臣持祿而好諛，小臣畏罪而結舌，臣不勝憤恨。是以冒死，願盡區區，惟陛下垂聽焉。

帝得疏，大怒，抵之地，顧左右曰：「趣執之，無使得遁！」宦官黃錦在側曰：「此人素有癡名。聞其上疏時，自知觸忤當死，市一棺，訣妻子，待罪於朝，僮僕亦奔散無留者，是不遁也。」帝默然。少頃復取讀之，日再三，為感動太息，留中者數月。嘗曰：「此人可方比干，第朕非紂耳。」會帝有疾，煩懣不樂，召閣臣徐階議內禪，因曰：「海瑞言俱是。朕今病久，安能視事。」又曰：「朕不自謹惜，致此疾困。使朕能出禦便殿，豈受此人詬詈耶？」遂逮瑞下詔獄，究主使者。尋移刑部，論死。獄上，仍留中。戶部司務何以尚者，揣帝無殺瑞意，疏請釋之。帝怒，命錦衣衛杖之百，錮詔獄，晝夜搒訊。越二月，帝崩，穆宗立，兩人並獲釋。

帝初崩，外庭多未知。提牢主事聞狀，以瑞且見用，設酒饌款之。瑞自疑當赴西市，恣飲啖，不顧。主事因附耳語：「宮車適晏駕，先生今即出大用矣。」瑞曰：「信然乎？」即大慟，盡嘔出所飲食，隕絕於地，終夜哭不絕聲。既釋，復故官。俄改兵部。擢尚寶丞，調大理。

隆慶元年，徐階為御史劉康所劾，瑞言：「階事先帝，無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誤，畏威保位，誠亦有之。然自執政以來，憂勤國事，休休有容，有足多者。康乃甘心鷹犬，捕噬善類，其罪又浮于高拱。」人韙其言。

曆兩京左、右通政。三年夏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。屬吏憚其威，墨者多自免去。有勢家硃丹其門，聞瑞至，黜之。中人監織造者，為減輿從。瑞銳意興革，請浚吳淞、白茆，通流入海，民賴其利。素疾大戶兼併，力摧豪強，撫窮弱。貧民田入于富室者，率奪還之。徐階罷相裏居，按問其家無少貸。下令飆發淩厲，所司惴惴奉行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。而奸民多乘機告訐，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。又裁節郵傳冗費。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，由是怨頗興。都給事中舒化論瑞，滯不達政體，宜以南京清

秩處之，帝猶優詔獎瑞。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，魚肉搢紳，沽名亂政，遂改督南京糧儲。瑞撫吳甫半歲。小民聞當去，號泣載道，家繪像祀之。將履新任，會高拱掌吏部，素銜瑞，並其職于南京戶部，瑞遂謝病歸。

萬曆初，張居正當國，亦不樂瑞，令巡按御史廉察之。御史至山中視，瑞設雞黍相對食，居舍蕭然，御史歎息去。居正憚瑞峭直，中外交薦，卒不召。十二年冬，居正已卒，吏部擬用左通政。帝雅重瑞名，畀以前職。明年正月，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，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，瑞年已七十二矣。疏言衰老垂死，願比古人屍諫之義，大略謂：「陛下勵精圖治，而治化不臻者，貪吏之刑輕也。諸臣莫能言其故，反借待士有禮之說，交口而文其非。夫待士有禮，而民則何辜哉？」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，謂今當用此懲貪。其他規切時政，語極剴切。獨勸帝虐刑，時議以為非。御史梅鶚祚劾之。帝雖以瑞言為過，然察其忠誠，為奪鶚祚俸。

帝屢欲召用瑞，執政陰沮之，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。諸司素偷惰，瑞以身矯之。有御史偶陳戲樂，欲遵太祖法予之杖。百司惴恐，多患苦之。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，欲先發，給事中鐘宇淳復慫恿，寰再上疏醜詆。瑞亦屢疏乞休，慰留不允。十五年，卒官。

瑞無子。卒時，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，葛幃敝簏，有寒士所不堪者。因泣下，醵金為斂。小民罷市。喪出江上，白衣冠送者夾岸，酹而哭者百里不絕。贈太子太保，謚忠介。

瑞生平為學，以剛為主，因自號剛峰，天下稱剛峰先生。嘗言：「欲天下治安，必行井田。不得已而限田，又不得已而均稅，尚可存古人遺意。」故自為縣以至巡撫，所至力行清丈，頒一條鞭法。意主于利民，而行事不能無偏雲。

何以尚

始救瑞者何以尚，廣西興業人，起家鄉舉。出獄，擢光祿丞。又以劾高拱坐謫。拱罷，起雷州推官，終南京鴻臚卿。

丘橓

丘橓，字茂實，諸城人。嘉靖二十九年進士。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。三十四年七月，

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，自太平直逼南京。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，閱二日引去。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，時徹亦上其事，詞多隱護。　舜劾其欺罔，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。帝久不視朝，嚴嵩專國柄。樺言權臣不宜獨任，朝綱不宜久弛，嚴嵩深憾之。已，劾嵩党寧夏巡撫謝淮、應天府尹孟淮貪黷，謝淮坐免。是年，嵩敗，舜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等五人，帝為黜其三。遷兵科都給事中。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、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、錦衣指揮魏大經鹹以賄進，大經下吏，王謨革任。已，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鏜。寇犯通州，總督楊選被逮。及寇退，樺偕其僚陳善後事宜，指切邊弊。帝以樺不早劾選，杖六十，斥為民，余謫邊方雜職。樺歸，敝衣一篋，圖書一束而已。隆慶初，起任禮科，不至。尋擢南京太常少卿，進大理少卿。病免。神宗立，言官交薦。張居正惡之，不召。

萬曆十一年秋，起右通政。未上，擢左副都御史，以一柴車就道。既入朝，陳吏治積弊八事，言：

臣去國十餘年，士風漸靡，吏治轉汙，遠近蕭條，日甚一日。此非世運適然，由風紀不振故也。如京官考滿，河南道例書稱職。外吏給由，撫按官概與保留。以朝廷甄別之典，為人臣交市之資。敢徇私而不敢盡法，惡無所懲，賢亦安勸？此考績之積弊，一也。

御史巡方，未離國門，而密屬之姓名，已盈私牘。甫臨所部，而請事之竿牘，又滿行台。以豸冠持斧之威，束手俯眉，聽人頤指。此請托之積弊，二也。

撫按定監司考語，必托之有司。有司則不顧是非，侈加善考，監司德且畏之。彼此結納，上下之分蕩然。其考守令也亦如是。此訪察之積弊，三也。

貪墨成風，生民塗炭，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。苟百足之蟲，傅翼之虎，即贓穢狼籍，還登薦剡。嚴小吏而寬大吏，詳去任而略見任。此舉劾之積弊，四也。

懲貪之法在提問。乃豺狼見遺，狐狸是問，徒有其名。或陰縱之使去，或累逮而不行，或批駁以相延，或朦朧以倖免。即或終竟其事，亦必博長厚之名，而以盡法自嫌。苞苴或累萬金，而贓止坐之銖黍。草菅或數十命，而罰不傷其毫釐。此提問之積弊，五也。

薦舉糾劾，所以勸儆有司也。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，非有憑藉者不與焉。劾則先舉監而進士，縱有訾議者罕及焉。晉接差委，專計出身之途。於是同一官也，不敢接席而坐，比肩而行。諸人自分低昂，吏民觀瞻頓異。助成驕縱之風，大喪賢豪之氣。此資格之積弊，六也。

州縣佐貳雖卑，亦臨民官也，必待以禮，然後可責以法。今也役使譴訶，無殊輿隸。獨任其汙黷害民，不屑禁治。禮與法兩失之矣。學校之職，賢才所關，今不問職業，而一聽其所為。及至考課，則曰「此寒官也」，概與上考。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，則因而自棄；知上官必我憐也，又從而日偷。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，七也。

科場取士，故有門生、座主之稱。若巡按，舉劾其職也。乃劾者不任其怨，舉者獨冒為恩。尊之為舉主，而以門生自居，筐篚問遺，終身不廢。假明揚之典，開賄賂之門，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。方今國與民俱貧，而官獨富。既以官而得富，還以富而市官。此餽遺之積弊，八也。

要此八者，敗壞之源不在於外，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。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，封一即墨大夫，而齊國大治。陛下誠大奮乾剛，痛懲吏弊，則風行草偃，天下可立治矣。

疏奏，帝稱善。敕所司下撫按奉行，不如詔者罪。

頃之，言：「故給事中魏時亮、周世選，御史張檟、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，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，宜賜甄錄。御史于應昌構陷劉台與王宗載同罪，宗載遺戍而應昌止罷官。勞堪巡撫福建，殺侍郎洪朝選。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，王篆子之鼎夤緣中式。錢岱監湖廣鄉試，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，會居正卒不果，遂私中篆子之衡。曹一夔身居風憲，盛稱馮保為顧命大臣。硃璉則結馮保為父，游七為兄。此數人者，得罪名教，而亦止罷官。此綱紀所以不振，人心所以不服。臣初八台，誓掃除積弊。今待罪三月，而大吏恣肆，小吏貪殘，小民怨咨，四方賂遺如故，臣不職可見。請罷斥以儆有位。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。帝優詔報之。召時亮、世選、檟、復聘、汝桂還，削慶昌、堪、一鯤、一夔、璉籍，貶岱三秩。未幾，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。還，轉左侍郎，增俸一秩。尋拜南京吏部尚書，卒官。贈太子太保，謚簡肅。

樂強直好搏擊，其清節為時所稱雲。

呂坤

呂坤，字叔簡，甯陵人。萬曆二年進士。為襄垣知縣，有異政。調大同，征授戶部主事，曆郎中。遷山東參政、山西按察使、陝西右布政使。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西。居三年，召為左僉都御史。曆刑部左、右侍郎。

二十五年五月，書疏陳天下安危，其略曰：

竊見元旦以來，天氣昏黃，日光黯淡，占者以為亂徵。今天下之勢，亂象已形，而亂勢未動。天下之人，亂心已萌，而亂人未倡。今日之政，皆播亂機使之動，助亂人使之倡者也。臣敢以救時要務，為陛下陳之。

自古幸亂之民有四。一曰無聊之民。飽溫無由，身家俱困，因懷逞亂之心，冀緩須臾之死。二曰無行之民。氣高性悍，玩法輕生，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，及有變則淫掠是圖。三曰邪說之民。白蓮結社，遍及四方，教主傳頭，所在成聚。倘有招呼之首，此其歸附之人。四曰不軌之民。乘釁蹈機，妄思雄長。惟冀目前有變，不樂天下太平。陛下約己愛人，損上益上，則四民皆赤子，否則悉為寇仇。

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。自萬曆十年以來，無歲不災，催科如故。臣久為外吏，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，饑腸不再食，垣舍弗蔽，苫槁未完；流移日眾，棄地猥多；留者輸去者之糧，生者承死者之役。君門萬里，孰能仰訴？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。數年以來，壽宮之費幾百萬，織造之費幾百萬，寧夏之變幾百萬，黃河之潰幾百萬，今大工、采木費，又各幾百萬矣。土不加廣，民不加多，非有雨菽湧金，安能為計？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。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，乃馬半羸敝，人半老弱。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，皆勇於挾上，怯於臨戎。外衛之兵以備徵調資守禦也，伍缺於役占，家累于需求，皮骨僅存，折沖奚賴？設有千騎橫行，兵不足用，必選民丁。以怨民鬥怨民，誰與合戰？

人心者，國家之命脈也。今日之人心，惟望陛下收之而已。關隴氣寒土薄，民生實艱。自造花絨，比戶困趣逼。提花染色，日夜無休，千手經年，不成一匹。他若山西之　，蘇、松之錦綺，歲額既盈，加造不已。至饒州磁器，西域回青，不急之須，徒累小民敲骨。陛下誠一切停罷，而江南、陝西之人心收矣。

以采木言之。丈八之圍，非百年之物。深山窮穀，蛇虎雜居，毒霧常多，人煙絕少，

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。乃一木初臥，千夫難移，倘遇阻艱，必成傷殞。蜀民語曰：「入山一千，出山五百」。哀可知也。至若海木，官價雖一株千兩，比來都下，為費何止萬金！臣見楚、蜀之人，談及采木，莫不哽咽。苟損其數，增其直，多其歲月，減其尺寸，而川、貴、湖廣之人心收矣。

以採礦言之。南陽諸府，比歲饑荒。生氣方蘇，菜色未變。自責報殷戶，是半已驚逃。自供應礦夫工食、官兵口糧，而多至累死。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，而撫按畏罪不敢言。今礦沙無利，責民納銀，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。朝廷得一金，郡縣費千倍。誠敕戒使者，毋散砂責銀，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，誅無赦，而四方之人心收矣。

宮店租銀收解，自趙承勳造四千之說，而皇店開。自朝廷有內官之遣，而事權重。夫市井之地，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，陛下享萬方之富，何賴於彼？且馮保八店，為屋幾何，而歲有四千金之課。課既四千，徵收何止數倍。不奪市民，將安取之？今豪家遣僕設肆，居民尚受其殃，況特遣中貴，賜之敕書，以壓卵之威，行竭澤之計，民困豈顧問哉？陛下撤還內臣，責有司輸課，而畿甸之人心收矣。

天下宗室，皆九廟子孫。王守仁、王錦襲蓋世神奸，藉隔數千里，而冒認王弼子孫；事隔三百年，而妄稱受寄財產。中間偽造絲綸，假傳詔旨，明欺聖主，暗陷親王，有如楚王銜恨自殺，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？此兩賊者，罪應誅殛，乃止令回籍，臣恐萬姓驚疑。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，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。

崇信伯費甲金之貧，十廂珠寶之誣，皆通國所知也。始誤於科道之風聞，嚴追猶未為過。今真知其枉，又加禁錮，實害無辜。請還甲金革去之祿，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，而勳戚之人心收矣。

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。其輕其重，太祖既定為律，列聖又增為例。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，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。臣待罪刑部三年矣，每見詔獄一下，持平者多拂上意，從重者皆當聖心。如往年陳恕、王正甄、常照等獄，臣等欺天罔人，已自廢法，陛下猶以為輕，俱加大辟。然則律例又安用乎！誠俯從司寇之平，勉就祖宗之法，而囹圄之人心收矣。

自古聖明之君，豈樂誹謗之語。然而務求言賞諫者，知天下存亡，系言路通塞也。比來驅逐既多，選補皆罷。天閽邃密，法座崇嚴，若不廣達四聰，何由明照萬里？今陛

下所聞，皆眾人之所敢言也，其不敢言者，陛下不得聞矣。一人孤立萬乘之上，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，快在一時，憂貽他日。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系，還吳文梓等官，凡建言得罪者，悉分別召用，而士大夫之心收矣。

朝鮮密邇東陲，近吾肘腋，平壤西鄰鴨綠，晉州直對登、萊。倘倭夷取而有之，籍眾為兵，就地資食，進則斷我漕運，退則窺我遼東。不及一年，京城坐困，此國家大憂也。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，許兵而延緩其期；力窮勢屈，不折入為倭不止。陛下誠早決大計，並力東征，而屬國之人心收矣。

四方輸解之物，營辦既苦，轉運尤艱。及入內庫，率至朽爛，萬姓脂膏，化為塵土。倘歲一稽核，苦窳者嚴監收之刑，朽腐者重典守之罪。一整頓間，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，歲省不下百萬，而輸解之人心收矣。

自抄沒法重，株連數多。坐以轉寄，則並籍家資。誣以多贓，則互連親識。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，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。加以官吏法嚴，兵番搜苦，少年婦女，亦令解衣。臣曾見之，掩目酸鼻。此豈盡正犯之家、重罪之人哉？一字相牽，百口難解。奸人又乘機恐嚇，挾取資財，不足不止。半年之內，擾遍京師，陛下知之否乎？願慎抄沒之舉，釋無辜之系，而都下之人心收矣。

列聖在禦之時，豈少宦官宮妾，然死于箠楚者，未之多聞也。陛下數年以來，疑深怒盛。廣廷之中，狼籍血肉，宮禁之內，慘戚啼號。厲氣冤魂，乃聚福祥之地。今環門守戶之眾，皆傷心側目之人。外表忠勤，中藏憸毒。既朝暮不能自保，即九死何愛一身。陛下臥榻之側，同心者幾人？暮夜之際，防患者幾人？臣竊憂之。願少霽威嚴，慎用鞭撲，而左右之人心收矣。

祖宗以來，有一日三朝者，有一日一朝者。陛下不視朝久，人心懈弛已極，奸邪窺伺已深，守衛官軍祇應故事。今乾清修造，逼近御前，軍夫往來，誰識面貌？萬一不測，何以應之？臣望發宮鑰於質明，放軍夫於日昃。自非軍國急務，慎無昏夜傳宣。章奏不答，先朝未有。至於今日，強半留中。設令有國家大事，邀截實封，揚言於外曰「留中矣」，人知之乎？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，日於御前發一紙，下會極門，轉付諸司照察，庶君臣雖不面談，而上下猶無欺蔽。

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，今當春秋鼎盛，曾無夙夜憂勤之意，惟孜孜以患貧為事。

不知天下之財，止有此數，君欲富則天下貧，天下貧而君豈獨富？今民生憔悴極矣，乃採辦日增，誅求益廣，斂萬姓之怨於一言，結九重之仇于四海，臣竊痛之。使六合一家，千年如故，即宮中虛無所有，誰忍使陛下獨貧？今禁城之內，不樂有君。天下之民，不樂有生。怨讞愁歎，難堪入聽。陛下聞之，必有食不能咽，寢不能安者矣。臣老且衰，恐不得復見太平，籲天叩地，齋宿七日，敬獻憂危之誠。惟陛下密行臣言，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，則人心自悅，天意自回。苟不然者，陛下他日雖悔，將何及耶！

疏入，不報。坤遂稱疾乞休，中旨許之。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，謂石星大誤東事，孫鑛濫殺不辜，坤顧不言，曲為附會，無大臣節。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，位疑疏出坤手，故使士衡劾坤。位奏辨。帝以坤既罷，悉置不問。

初，坤按察山西時，嘗撰《閨範圖說》，內侍購入禁中。鄭貴妃因加十二人，且為制序，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。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，結納宮掖，包藏禍心。坤持疏力辨。未幾，有妄人為《閨範圖說》跋，名曰《憂危竑議》，略言：「坤撰《閨範》，獨取漢明德後者，後由貴人進中宮，坤以媚鄭貴妃也。坤疏陳天下憂危，無事不言，獨不及建儲，意自可見。」其言絕狂誕，將以害坤。帝歸罪於士衡等，其事遂寢。

坤剛介峭直，留意正學。居家之日，與後進講習。所著述，多出新意。初，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。後丕揚復為吏部，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，言：「臣以八十老臣保坤，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。不效，甘坐失舉之罪，死且無憾。」已，又薦天下三大賢，沈鯉、郭正域，其一即坤。丕揚前後推薦，疏至二十餘上，帝終不納。福王封國河南，賜莊田四萬頃。坤在籍，上言：「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，賜田無至萬頃者。河南已封周、趙、伊、徽、鄭、唐、崇、潞八王，若皆取盈四萬，占兩河郡縣且半，幸聖明裁減。」復移書執政言之。會廷臣亦力爭，得減半。卒，天啟初，贈刑部尚書。

郭正域

郭正域，字美命，江夏人。萬曆十一年進士。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與修撰唐文獻同為皇長子講官。皆三遷至庶子，不離講帷。每講畢，諸內侍出相揖，惟二人不交一言。

出為南京祭酒。諸生納貲許充貢，正域奏罷之。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，騎過文廟門，學錄李維極執而抶之。李氏蒼頭數十人踢邸門，弘基亦至。正域曰：「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，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？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，亦國子生耳，學錄非

抶都督也。」令交相謝而罷。

三十年，征拜詹事，復為東宮講官。旋擢禮部右侍郎，掌翰林院。三十一年三月，尚書馮琦卒，正域還署部事。夏，廟饗，會日食，正域言：「《禮》，當祭日食，牲未殺，則廢。朔旦宜專救日，詰朝享廟。」從之。方澤陪祀者多托疾。正域謂祀事不虔，由上不躬祀所致。請下詔飭厲，冬至大祀，上必親行。帝然之，而不能用。

初，正域之入館也，沈一貫為教習師。後服闋授編修，不執弟子禮，一貫不能無望。至是，一貫為首輔，沈鯉次之。正域與鯉善，而心薄一貫。會台官上日食占，曰：「日從上食，占為君知佞人用之，以亡其國。」一貫怒而詈之，正域曰：「宰相憂盛危明，顧不若瞽史邪？」一貫聞之怒。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，兼督江南、浙江織造，鯉持不可，一貫擬予之，正域亦力爭。秦王以嫡子夭未生，請封其庶長子為世子，屢詔趣議。前尚書馮琦持不上，正域亦執不許。王復請封其他子為郡王，又不可。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，正域榜於門曰：「秦王以中尉進封，庶子當仍中尉，不得為郡王。妃年未五十，庶子亦不得為世子。」一貫無以難。及建議欲奪黃光升、許論、呂本誥，一貫與硃賡皆本同鄉也，曰：「我輩在，誰敢奪者！」正域援筆判曰：「黃光升當誥，是海瑞當殺也。許論當誥，是沈煉當殺也。呂本當誥，是鄢懋卿、趙文華皆名臣，不當削奪也。」議上，舉朝韙之，而卒不行。

正域既積忤一貫，一貫深憾之。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勣等相訐，正域復與一貫異議，由此幾得危禍。先是，楚恭王得廢疾，隆慶五年薨，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、華壁。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為華奎，妃族人如糸孛奴王玉子為華壁。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，事下撫按。王妃持甚堅，得寢。萬曆八年，華奎嗣王，華壁亦封宣化王。宗人華勣者，素強禦忤王。華勣妻，如言女也。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，不當立。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。月餘楚王劾華勣疏至，乃上之。命下部議。未幾，華勣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，楚宗與名者，凡二十九人。子木懼，召華勣令更易月日以上。旨並下部。正域請敕撫按公勘，從之。

初，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。及華勣疏上，正域主行勘。一貫言親王不當勘，但當體訪。正域曰：「事關宗室，台諫當亦言之。」一貫微笑曰：「台諫斷不言也。」及帝從勘議，楚王懼，奉百金為正域壽，且屬毋竟楚事，當酬萬金，正域嚴拒之。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、巡按應朝卿勘上，言詳審無左驗，而王氏持之堅，諸郡主縣主則雲「罔知真偽」，乞特遣官再問。詔公卿雜議于西闕門，日晏乃罷。議者三十七人，各具一

單，言人人殊。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，正域欲盡錄諸人議，廷機以辭太繁，先撮其要以上。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、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群議，不以實聞。正域疏辨，且發子木匿疏、一貫阻勘及楚王饋遺狀。一貫益恚，謂正域遣家人導華勣上疏，議令楚王避位聽勘，私庇華勣。

當是時，正域右宗人，大學士沈鯉右正域，尚書趙世卿、謝傑、祭酒黃汝良則右楚王。給事中錢夢皋遂希一貫指論正域，詞連次輔鯉。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于楚恭王，故正域因事陷之。正域疏辨，留中不報。一貫、鯉以楚事皆求去，廷機復請再問。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，何至今始發，且夫訐妻證，不足憑，遂罷楚事勿按。正域四疏乞休去。楚王既得安，遂奏劾正域，大略如應文言；且訐其不法數事，請褫正域官。詔下部院集議。廷機微刺正域，而謂其已去，可無苛求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，不可訓，乃不罪正域，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。

俄而妖書事起。一貫以鯉與己地相逼，而正域新罷，因是陷之，則兩人必得重禍，乃為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為之。蓋微引其端，以動帝意。亡何，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妖書有名，指其同官周嘉慶為之。東廠又捕獲妖人皦生光。巡城御史康丕揚為生光訟冤，言妖書、楚事同一根柢，請少緩其獄，賊兄弟可授首闕下。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。帝怒，以為庇反賊，除其名。一貫力救始免。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、醫者沈令譽等，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。未幾，廠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。數日間鋃鐺旁午，都城人人自危。嘉慶等皆下詔獄。嘉慶旋以治無驗，令革任回籍。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，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，嘗為正域所搒逐，尚文則正域僕也。一貫、丕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，而化所訐阮明卿，則錢夢皋婿。夢皋大恚，上疏顯攻正域，言：「妖書刊播，不先不後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，而沈令譽者，正域食客，胡化又其同鄉同年，群奸結為死黨。乞窮治根本，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，勒鯉閑住。」帝令正域還籍聽勘，急嚴訊諸所捕者。達觀拷死，令譽亦幾死，皆不承。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。歸德，鯉所居縣也。化大呼曰：「明卿，我仇也，故訐之。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，何由同作妖書？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。」帝知化枉，釋之。

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，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，盡捕媪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，與生光雜治，終無所得。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：「能告賊，即得之。」令引令譽，且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為徵。比會訊，東廠太監陳矩詰女曰：「汝見妖書版有幾？」曰：「盈屋。」矩笑曰：「妖書僅二三紙，版顧盈屋邪？」詰尚文曰：「令譽語汝刊書何日？」尚文曰：「十一月十六日。」戎政尚書王世揚曰；「妖書以初十日獲，而十六日又刊，

將有兩妖書邪？」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，以針刺指爪，必欲引正域，皆不應。生光仰視夢皋、丕揚，大罵曰：「死則死耳，奈何教我迎相公指，妄引郭侍郎乎？」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，事漸解，然猶不能具獄。

光宗在東宮，數語近侍曰：「何為欲殺我好講官？」諸人聞之皆懼。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爭之，李廷機亦力為之地，獄益解。刑部尚書蕭大亨具爰書，猶欲坐正域。郎中王述古抵稿于地，大亨乃止。遂坐生光極刑，釋諸波及者，而正域獲免。方獄急時，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，鈴柝達旦。又聲言正域且逮，迫使自裁。正域曰：「大臣有罪，當伏屍都市，安能自屏野外？」既而幸無事，乃歸。歸三年，巡按御史史學遷勘上楚王所訐事，無狀。給事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，不報。

正域博通載籍，勇於任事，有經濟大略，自守介然，故人望歸之。扼于權相，遂不復起，家居十年卒。後四年，贈禮部尚書。光宗遺詔，加恩舊學，贈太子少保，謚文毅，官其子中書舍人。

贊曰：海瑞秉剛勁之性，戇直自遂，蓋可希風漢汲黯、宋包拯。苦節自厲，誠為人所難能。丘橓、呂坤，雖非瑞匹，而指陳時政，炳炳鑿鑿，鯁亮有足稱者。郭正域持楚獄，與執政異趣，險難忽發，僅而後免，危矣哉！以妖書事與坤相首尾，故並著焉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